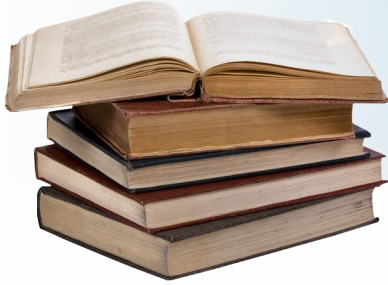


■作家书房

书非买不可读

□贾梦玮



我与书店相处久,自认为很了解书店;也是因为“日久”,所以“生情”。我当初的买书钱来之不易,获得心仪已久的书籍,甜蜜温馨之中,难免会有一点苦涩的味道。如今,图书在书城铺天盖地,网络购书平台上的海量图书更让人眼花缭乱,怎么也点不完。多了当然显得不再那么珍贵,各种理由的折扣、互相压价,比菜场还要“市价”,感觉饕餮、浪费。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,满眼都是图书杂志,实在堆不下,过一段时间就要处理一批。回想1980年代在乡镇新华书店购书的经历,有时会觉得对不起当初的那个自己和那时买的书。回忆过去,对比现在,居然有着莫名的深深的歉疚。

由于贫穷、闭塞,我在初中毕业之前接触的书,就是课本,那时也没有教辅。初中毕业辍学后,连课本也没有了。后来很多年间,我阅读的书都是我做苦力挣的钱买来的:书非买不可读也。80年代我买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《茶花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《白痴》《且介亭杂文》等,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,是“老朋友”了。看到它们,我立马可以回忆起当年带它们回家、阅读它们的情景,以及它们与我的生活、思绪种种隐秘的勾连。对我的人格以及精神气质

的形成,它们一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,虽然我不能准确地说出。后来到了南京大学读研究生,感觉自己读的文学名著并不比同学少多少。听同学谈论杜拉斯的《情人》,我很纳闷:虽然内容听起来似曾相识,但我怎么就没读过叫《情人》的小说?再翻我的藏书,才知道我买的版本是漓江版,书名被翻译成《悠悠此情》——80年代购自我家附近镇上的新华书店。

我家所在的乡从来就不曾有过书店,我作为村里年纪最小的农民,却有着强烈的读书愿望——这是多大的矛盾。我不但无处借书,也无处买书,更没有买书的钱。好在不太远的三仓镇有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,我到农场做苦力,每天可以挣一两块钱,积累一下也可以买回几本书——矛盾就这么解决了。往返三仓新华书店有几十里地,加上在店里选书逗留的时光,每去一次要花大半天的时间。那是我青春时期最美好的旅程,最幸福的“约会”。我后来逛过世界上不少书业名店,除了新华书店外,还有各地风格各异的民营书店,比如台北的诚品书店、巴黎塞纳河畔的莎士比亚书店。我也亲眼见证了南京的先锋书店从一间小小的门面房,成长为全球十大书店。所有的书店我都喜欢,但要论感情,我对80年代的三仓新华书店感情

最深,因为那是“初恋”,是患难见真情的“糟糠之妻”。

那时还是曲尺柜台,印象中书店大规模超市化是1995年以后的事。书静静地躺在玻璃柜台里面,或站在柜台后面的书架上。你要选看一本书,必须让营业员取了递给你。因为口袋里的银子有限,所以每次总是算了又算(绝无折扣),选了又选。难免多了几个来回,女营业员有时会流露一点不耐烦。老麻烦她,我也觉得过意不去。所以,对她我是又爱又怕,但绝无恨意,因为是她一次又一次将我视为珍宝的书递到我手上。碰到下雨,我便可有理由在书店待上一段时间,营业员闲来无事,态度和善,我的挑选也少了心理负担。

等雨停了,我带着选好的书,骑车慢慢回家,就像我娶上了自己的意中人,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到那种叫“幸福”的感觉:相遇、占有、期待……那条我走过无数次的乡间公路,行道树是两排白杨。雨后空气清新湿润,白杨树叶在微风中互相轻轻拍打,林下细碎的雨滴,我甚至有点幸福的眩晕感。这样的情境,以后在我的梦中无数次出现。

后来,书店超市化、网络化,经济条件改善,买书越来越容易,也越来越功利,需要用什么书才会去选购什么书,幸福的强度越来越低。这符合人性的规

律,中年的我不会再为此伤感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80年代我读我自己做苦力买来的书,用心最深,用情最专,收获最大。那些书给了我最好的回馈,对我个人的成长影响深远。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可以说:书非买不可读也。

再后来,我自己主编的《钟山》杂志、自己写的书也进入书店销售渠道。我既是购买者,也是供货者。书店在我这里进一步祛魅。你即使想留住那种神秘感,已是不可可能之事。如今的我会去一些实体书店逛,也会去网上书店游。有时是有目的地选书,有时是上网看看《钟山》和我自己的书的销售情况和读者评价。我与书店之间的关系,现在就像是日常夫妻,自然相处,波澜不惊——平平淡淡也是真。

多少年前,我曾在《文艺报》写过一篇《当今文学市场分析》的短文,试图分析图书的市场属性及其特殊性。书店是店,书是商品。但文学图书作为商品有其特质:其一,文学创作作为个体精神劳动,无法也没必要提前进行市场调查;其二,文学作品作为独具个性的精神产品,即使市场欢迎,也只能加印,不能依样画葫芦复制成另一产品;其三,除非印装质量问题,即使你看完了发现不喜欢、觉得内容质量不高,你也不能找营业员退货,只要购买发生,利润和版税就进了口袋,正因如此,各种营销、吆喝就肆无忌惮。

如今看来,第一条、第三条都在接受挑战,已然不同程度在改变。信息社会到来后,至少网络作家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调查;男女主人公是死是活,关系如何发展,可以通过网络问问读者的意见。现在的网络购书平台,已

经承诺:购书七天之内可以无理由退货。文学图书的商品属性进一步凸显。但至少第二条如今仍无法改变,文学作品不可能像汽车、鞋袜那样在流水线上生产,优秀作品一定是独具个性的。

我们仍要去书店买书,不管它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店铺。作为读者,我希望书店里的商品,每一件都是个性迥异的。有个性才可爱,只有这样,人与书的相遇才是有意味、有张力的,否则似曾相识,只能倒胃口。一流的食客可以把三流的饭馆点成一流的馆子,糟糕的口味也可能把一流的馆子点成三流的馆子。我一直认为,一定时空内的文学高度,相当程度上是由读者决定的。种种营销、种种吆喝,如果不是建立在内容质量上,高素质的读者群自然不买账。优秀的图书是由优秀读者呼唤、鉴别、购买出来的。

书店仍是竞技场。我们书店见!

误入艺术谷

□沈小玲

一下就塌了?我傻笑,想象真离谱。可是,我的脚底轻飘,好像虚空了。

二

近半小时,摆渡中巴车终于到站。游客从观光车、越野车上下来。路旁的骆驼被主人用毛毯、花绳和铃铛打扮得花花绿绿的。主人希望它们能多揽几个客人,而骆驼或许只想知道今天吃的是什么草料。

这是一处宽阔的谷底,四周被山峰包围。山峰不高,形状各异。我四处仰望,看见每座山峰上有自然形成的图案,或许是连续的故事,或许是各种电影镜头,想必我是出现幻觉了。我仿佛置身于博物馆中,眼前所见是雕塑,抬头所见是各种巧妙的设计图像,就连墙壁顶端也是绘画作品。

大自然这位馆长把馆中的珍品都捧出来了。

那些往一边倒的倾斜山体像是大型的装置艺术,似江南的雕梁画栋、飞檐翘角——江南雨水多,江南民居尖顶多,雨季来临,雨水落至斜屋顶,快速流逝;也像江南人家盖完主楼后,还盖了一间偏楼——偏楼旁有偏楼,偏楼上再盖偏楼,四五层、六七层。

这是门,这是梁,这是框,这凸出来的是阳台。哦,有一架楼梯没搬进屋,在外悬着呢。屋檐上长了矮小的罗布麻、卵叶瓦莲、准噶尔铁线莲等,叶子长得敦实。

右边座座峰林像是被机械切割过的,垂直呈90度。峭壁看似简单,却暗藏许多秘密,隐隐出现立体的浮雕——长发的老者、翘角的寺庙、低眉的菩萨、身穿盔甲的士兵、高耸的九重塔、盛开的花卉、奔跑的河马、笔画残缺的象形文字……

定是大自然馆长指挥风雨雪水在峭壁上大书特书,要不场景、人物、景观怎会如此齐全?极像我曾在埃及见过

的众多神庙,精美的壁画雕刻在圆柱上、天花板上、墙壁上,庆祝、祭祀、丰收、战争都被一一细细描绘。

绝壁上的小洞幽深,宛如无数双眼睛在窥探世间。忽有风起,野鸽子从缝隙、凹槽里飞出,横斜在落日间。

每座山头的造型有多种解读,换一个角度看,可能又变成别的故事。鞋踩得碎石子沙沙作响,我在谷底转身,上木栈道。

三

木栈道蜿蜒,通往一个又一个山头。咫尺之间,行人能看清每个山头的模样。赭红色的山石变化出万千图案,远近高低各不相同,山间的景色随之变化。

至最高处,站上海拔1880米高的中天台,我从上往下看,俯视整个自然博物馆,无穷无尽的艺术品连绵无尽绝,像一颗颗磨砂的小玛瑙被抛洒在地上。行人拿着手机拍照、直播,端着摄像机摄影,不停地发往网络空间,供无数身在远方、心在此地的人围赏。

“看,雪山!我拍到雪山了!”有人看着摄影镜头中的雪山高喊。

我回身遥望,远处山尖上有一圈雪白。在天山脚下,只要能见度不低,见到雪山并不稀奇。金庸在武侠小说中把角色安排到天山,比如天山童姥。天山下,托木尔大峡谷,确实是可以设定很多故事场景的好地方。

同行的几位作家指着前方的孤峰、峰丛、峰林,正讨论某个仙侠剧本,假定在此处举办一个仙家大会。山谷的风一抚,神仙便会脱去石头对身形的拘束,从石柱上抽离,脚踏彩云,翩然于山谷间。霓裳羽衣,裙裾飘飘。七孔笙簧一定音,霎时琵琶、篪篥、笛、笙、箫、瑟等乐器齐奏,间歇地敲响腰鼓、羯鼓、答腊鼓。声音仿佛从千年前的西域乐器里传出,独奏、合奏,

吹拉弹唱齐发。

每座山上都有洞窟,肥瘦、高低、长短不同,洞穴彼此相通,像是传说中虬龙爬过的痕迹。有龙的地方有仙人,有武林秘籍,这也是很合情合理的吧。

然后呢,班超的仪仗队从峡谷中走过,旌旗扬扬,乐声铿锵。鸠摩罗什、玄奘在谷底同一块石头上歇息。诗仙李白爬上高崖纵酒放歌: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商人从谷底经过,听见了歌,牵着骆驼继续前进。丝绸之路呀,在骆驼的脚印下写成。

“啊,啊啊,啊……”有人对着山谷喊,懊恼无法编出完美的故事。“啊”声戛然而止,像是山壁投来了鄙夷的目光。

走了十几个山头,至另一个谷底。此谷底稍显逼仄,峭壁林立,似藻井中垂幔、流苏悬挂,华盖下人影隐现。莲台、贵妇、灯塔,壁上画面连环而现。

沿着谷底往外走,我拿手机随手拍,生怕一离开大峡谷,这些绘画作品就会消失,离我而去。有处靠近出口的小石壁,色彩斑斓,镶嵌着白盐花。石壁上的天女身形修长,仪态优美,衣带飘飘,花云翻飞,指引着我一样陷入幻想的旅人走回现实。

四

一般说来,爬山两个小时,身体会疲乏。而走出托木尔大峡谷时,我居然不累,也许是因为身与心都在那些大自然的馆藏上,有的只是心满意足。

离开峡谷,已过中午,车辆向午餐地点驶去。一座碉堡造型的窄小建筑物孤零零地站立路旁。车子靠边停下,天地空旷,再无人烟。拌面、烤饼、手抓饭、羊肉串,阿克苏的美食上桌,我才确信这是一处饭店。我掰着馍,细细咀嚼,慢慢地口齿生津。远望,还可见峡谷的外山头。

“每看一次,都是最后一次。”风割、水冲、雨蚀、电击都会让托木尔大峡谷的容貌发生变化,下次再见,便不会是今日之峡谷。但行旅匆匆过,依旧如初见,我在艺术谷的孤独思虑,将镌刻在记忆中。

我抬头,看见建筑物顶部刻着几个字:孤独客栈。

抵近剑门关时,斜阳正将关山晕染成霞红,也慷慨抚慰我登临的滂沱汗水。关隘、门楼、石碑、大小剑山以及隐在峭壁的古蜀道,都浸润在葡萄酒般的柔和暮色里,凛然静默。

剑门果然如巨门。大小剑山莽莽苍苍,堆涌苍翠,向晚霞烧得最热烈的天的尽头蔓延而去。“大剑至小剑隘束之路三十里,连山绝险”,而以七十二峰尤为雄拔,像一柄柄刺向苍穹的利剑。剑门所在的剑阁县通往远方的几条古驿道,两旁生长着千年柏树,每一株都横柯上蔽,蓊郁如盖,足有8000多株,千百年来为风尘满面的行人遮阴避雨,犹如温馨的绿色长廊。苍莽间的“隘束之路”,是当年入蜀必经之道,到尽处时峭壁连同苍翠突然中断,两崖夹峙而出隘口——剑门,豁然如城门,似乎代表蜀地向跋涉而来的人们张开拥抱的怀抱。

攻伐战乱年代,这扇门却剑拔弩张。三国时期的蜀汉,诸葛亮在“隘束之路”的崖壁上,依山势凿石架空,修建有屋瓦遮盖的飞梁阁道,以通行旅,且在隘口筑石设关,安排兵马守卫,这便是剑阁县因之得名的“剑阁道”。李白当年在《蜀道难》中慨叹“剑阁峥嵘而崔嵬”;诸葛亮曾给兄长诸葛瑾写信介绍其险,“其阁梁一头入山腹,其一头立柱于水中”。诸葛亮所设的关隘,正是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剑门关,也是这一人们熟知的成语最原初所指之处。

剑门关立关伊始,便成为“蜀北屏障,两川咽喉”。蜀汉景耀六年(263年),诸葛亮的衣钵传人姜维退守剑门,将魏国钟会来犯的十万大军久久挡于关外,钟会无法可想,准备撤军。惜乎魏国另一大将邓艾由阴平小道凿山开道,很快打到成都,后主刘禅束手就擒,并传旨姜维投降,剑门关才不战而下。

踩着几缕落霞,我登上剑门关右侧的悬崖绝顶,一片灌木覆盖的平地赫然呈现在面前。平地三面石壁凌空,如斧削刀砍,仅一面有窄路通往剑山。引路友人说,这是“姜维城”,姜维当年屯兵的营地。我伫立营地骋目而望,山风挟松涛呼啸,如号角呜咽,似乎有千军万马正叩关而来。近处,剑门关巍巍而峙,隐约可见关壁上的刀痕箭瘢,每一道裂罅都是往事褶皱,藏匿着马蹄踏碎的月光与征衣染透的霜寒。远处,苍山如海,云霞翻涌,似乎当年烽火尚未熄灭,浮沉着诸葛亮

与姜维超群的智慧。这两位先辈经营与征战的关隘,成为后世兵家的至宝,常陈厉兵弯弓以待。千余年间,凡来攻关者,无不落荒而去。

然而,战国名将吴起曾说山河之固,“在德不在险”,当年夏桀和殷纣的立国之地都为山河险要,似乎固若金汤,但因“德义不修”,最终国破人亡。

剑门关自然也不例外。1935年4月,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,直指国民党川军扼守的剑门关,一举攻克,将雄关踏在脚下;1949年12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挥师剑门,将红旗插上关楼。我想,剑门之险,不在嶙峋绝壁,而在民心。

暮色四合,三两颗寒星横斜,像天空的眼眸,窥探着时空罅隙中的英雄往事。关内街巷,万家灯火,商旅如云,晚风飘来阵阵豆腐的香味。我信步而行,遁入一家餐馆,点了一份“土菜炖豆腐”。豆腐是剑门黄豆与剑山泉水合作,经浸豆、磨浆、滤渣、煮浆、点浆、脱水等诸多工序而成的绝味,色如白雪,细嫩鲜美,曾犒劳过姜维麾下的将士们。夹一筷入口,嫩若凝脂,满口芬芳,熨帖五脏六腑。没想到刀光剑影之地,隐着如此至味。剑门早刀枪入库,四野安宁,曾饱览金戈铁马的剑门豆腐,已是和平与敦厚的象征,也是广纳四方来者的一张名片。

出了餐馆眺望,雄关早隐于夜色,如泛黄史册合卷。我蓦然想,那万家灯火里的烟火气息与欢声笑语,或许才是真正的天下雄关……

天下剑门

□张雄文